

CHINA'S NORTHWEST RELIGIOUS LITERATURE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

摩尼教卷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民族出版社

目 录

摩尼之二宗三际论	许地山(1)
贾耽与摩尼教	愚公谷(21)
中古世纪维族与摩尼教的关系	苏北海(23)
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	耿世民(26)
摩尼教及其东西传播	孙培良(46)
试论摩尼教与回鹘的关系及其在唐朝的发展	艾尚连(56)
古代维吾尔文献《摩尼教徒忏悔词》译释	李经纬(63)
摩尼和摩尼教	孙培良(85)
摩尼的二宗三际论及其起源初探	林悟殊(89)
摩尼教寺院的戒律和制度	刘南强著 林悟殊译(101)
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产生	林悟殊(113)
《摩尼教残经一》原名之我见	林悟殊(119)
摩尼教在回鹘复兴的社会历史根源	林悟殊(130)
本世纪来摩尼教资料的新发现及其研究概况	林悟殊(138)
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	林悟殊(144)
摩尼教《下部赞》汉译年代之我见	林悟殊(152)
唐代摩尼教与中亚摩尼教团	林悟殊(158)
试论回纥宗教思想的演变与改宗摩尼教	杨圣敏(167)
宋代明教与唐代摩尼教	林悟殊(174)
顿莫贺与摩尼教	陈俊谋(186)
唐宋《三际经》质疑	林悟殊(191)
试论摩尼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影响	陈俊谋(197)
牟羽可汗与摩尼教	杨富学 牛汝极(203)
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残片释译	牛汝极(211)
从古文书看高昌回鹘摩尼教	孙振玉(218)
摩尼文及摩尼文突厥语文献	牛汝极(226)
从一份摩尼文文献谈高昌回鹘的几个问题	杨富学 牛汝极(228)
《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残卷的缀合	林悟殊(235)
巴黎藏敦煌本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文译释	杨富学(241)
回鹘摩尼教研究综述	刘戈(246)
摩尼传记中之年代问题	吴其昱(255)
伦敦藏敦煌写本《下部赞》原件考察	林悟殊(265)

西域摩尼教文明	周菁葆(294)
甘州回鹘和摩尼教的关系	钟进文(314)
中亚摩尼教音乐	周菁葆(317)
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释文的几处商榷	杨富学 牛汝极(324)
谈高昌摩尼古寺	晁华山(331)
《崇寿宫记》对摩尼教研究的影响	王清毅(332)
初寻高昌摩尼寺的踪迹	晁华山(336)
五件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考释	牛汝极 杨富学(347)
寻觅湮没千年的东方摩尼寺	晁华山(354)
森安孝夫著《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评介	荣新江(362)
有关摩尼教的两个问题	刘铭恕(367)
《从摩尼教到明教》述评	杨富学(370)
被遗忘与被发现的历史古迹	王玉东(373)
人类自身明暗二性论	元文琪(376)
摩尼教传入所带来的伊朗文化	龚方震(385)
唐代摩尼教术语“三常”一词考释	林悟殊(393)
敦煌摩尼教《下部赞》写本年代新探	虞万里(399)
摩尼教的产生及其在中亚地区的传播	高永久(409)
古代柯尔克孜人的宗教信仰	杨富学(416)
浅论回纥改宗摩尼教	马东平(424)
大漠掩埋的摩尼教绘画	晁华山(427)
敦煌摩尼教《下部赞》经名考释	林悟殊(435)
四件回鹘文摩尼教祝愿文书译释	王菲(442)
回鹘摩尼教研究百年回顾	杨富学(447)
摩尼教宗教符号“大法药”研究	马小鹤(456)
回鹘语摩尼教故事一则	王菲(475)
摩尼教与回鹘	张国杰(479)
摩尼教的“光耀柱”和“卢舍那身”	马小鹤(488)
《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再考释	王菲(498)

摩尼之二宗三際論

許地山

從現在所有的材料來研究摩尼教底根本教義，我們知道摩尼底思想底出發點在他底二宗門和三際論。二宗門，依丘蒙(Franz Cumont)底研究，希拉語或爲 Kephalaia，或是波斯語 Do Bun，意爲二頭或二根。⁽¹⁾二宗就是光明與黑暗，這兩樣底存在是永遠分立的，自最初時，便已分離，不相融合。三際即初際，中際，後際，意即過去，現在，未來。在過去時代，黑暗侵犯了光明，於是光明與黑暗相混。在敦煌發見底摩尼教殘經(二)載“初際者，未有天地，但殊明暗。明性智慧，暗性愚癡，諸所動靜，無不相背。”黑暗自初際有天地以來便已侵入光明底領域裡頭直到現在，因此，光明爲自衛起見，便號召了許多明身明使，要將黑暗驅逐出去。這便是現在底光景。殘經(二)載，“中際者，暗既侵明，恣情馳逐；明來入暗，委質推移。大患厭離於形體；火宅願求於出離。勞身救性，聖教固然。卽妄爲真，孰敢聞命？事須辯折，求解脫緣。”黑暗至終敵不過光明，所以將來二者仍然絕對地分離，各保其固有的性質。故說，“後際者，教化事畢，真妄歸根。明既歸於大明；暗亦歸於積暗。二宗各復，兩者交

(1) 丘蒙於一九〇八年著 *Recherches Sur le Manichéisme* (摩尼教研究)，對於公元七世紀初葉下巴比崙科什喀爾 (Kashkar, 今之 Wāsiṭ) 底景教僧正巴可奈 (Theodore bar Khonai) 所著蘇利亞文斯可利亞 (Book of Scholia) 下了很多精確的解釋，爲研究摩尼教底要書之一。

(2) 此經現藏巴黎圖書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545頁)刊陳垣先生校錄本，作摩尼教殘經二。今依校錄本，作殘經(二)

歸。”丘蒙引色性留(Severus)底活說，“二宗底不同猶如王與豕底分別。光明是住在一座於性情很安適的王宮裡，黑暗却像一隻豬輾轉於污泥中，且喜歡以污穢物為食料”。摩尼以為凡光明，都是美善的，理智的，平和的，有秩序的；凡黑暗都是凶惡的，愚癡的，紊亂的，物質的。

二宗底教義常以兩種樹表明：一是光明活樹，一是黑暗死樹。光明樹便是生命樹，甘樹，善樹。這兩種樹是徧一切處都有底。摩尼對於明暗在四方底分布，以為東，西，北，三方面底空間都是光明寶樹繁殖底場所，黑暗死樹只生殖於南方。但生命樹也生長於南方，不過因為大神建了圍牆來保護它，所以不能看見它底光耀。摩尼理想中底光明勢力比黑暗要大三倍所以在四方中，黑暗只佔一方。關於光明與黑暗底位置，因為巴比倫地方惱熱的平原是在南方，所以摩尼以為凶惡的本質都是從那裏發生底。

摩尼以為光明與黑暗在最初的時代各有各底國土，不相侵犯。兩種境界各有它底秩序和適宜的權能。在光明國土裡住着衆生底‘大父’大明尊或明父，波斯語叫他做‘察宛’(Zarvān)是永遠的父親底意思。基督教最高的神是三位一體，摩尼教底却是四位一體。四位者，察宛，光明，威力，與智慧是。這四位一體，在希拉底摩尼教徒名之為‘父底四面尊嚴’(Τὸ τετρα-
απρόσωπον Πατέρα Τοῦ Μεγέθους)。摩尼教徒要受基督教底洗禮時必須明白地申說他不承認這具有四面尊嚴底天父。摩尼對於這四位一體認為各個信徒必須高唱底信條。他所定底信條說：

“信四大尊嚴，就是神，神底光明，神底威力，及神底智

慧。神底名字是榮耀的，他是光明天國底王；他底光明便是日月；他底威力便是五明使，即淨氣，妙風，妙明，妙水，妙火；他底智慧便是聖教。⁽¹⁾”

這四位一體在現存的漢文摩尼教殘經中未見解明，只在巴黎圖書館底經文有‘四寂法身’底名稱，可惜底下已經殘缺，我們不知道原來的譯名是什麼。⁽²⁾或者‘四寂法身’便是希拉語底‘四面尊嚴’。殘經(一)引‘應輪經云，‘若電那勿等，身具善法，光明父子，及淨法風，皆於身中，每常游止。其明父者，即是明界无上明尊。其明子者，即是日月光明。淨法風者，即是惠明。’寧萬經云，‘若電那勿具善法者，清淨光明，大力，智慧，皆備在身，即是新人，功德具足’。⁽³⁾所謂‘善法’，即是聖教，信者若具足功德，便有清淨光明，大力，智慧，在他身中。在這三樣以外，再加上无上明尊便是四寂法身了。

摩尼以為无上明尊有‘五種國土’就是微妙相，微妙心，微妙念，微妙思，及微妙意。⁽⁴⁾這五種，與其說是‘國土’毋寧說是‘品性’。‘相’現時當寫做‘官能’，心當為‘推理’，‘念’當為‘思惟’，‘思’當為‘想像’，‘意’當為‘意志’。凡具足功德底人也有這五種品性。‘相’在敘利亞語裏作 Haunā，意思是官感或清淨的心地；它是與狂妄相反的名詞。‘心’，敘利亞語作 Mad‘ā，意思是推理底功能，是人神分別底根本。‘敘利亞底‘念’，字作 Re‘yānā，意為‘思惟’或‘心思’。

(1)參看A. V. W. Jackson: Contributions to the Knowledge of Manichaeism 引 Flügel

譯文，(J. Amer. Orient. Soc. Vol. 44, No. 1, pp. 70).

(2)北大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546)

(3)北大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536)

(4)同上(539)

‘思’原作 Maḥshabthā, 是故造的心像, 所以譯為‘想像’較為洽當。

‘意’原作 Tar’ithā, 是心意底趨向, 所以當譯為意志。⁽¹⁾

與光明境界相反底是无明境界, 黑暗底王住在那裡。那境界充滿了毀滅的火底煙燄與悶氣, 惱熱的風, 惡毒的水, 和兇險的黑暗。摩尼理想中底黑暗並不是一個地方在光明不到時底景象, 乃是實際的或積極的存在。敘利亞語底‘黑暗’(heš’ōxā) 並非抽象的黑暗, 乃是黑暗底實質或境界底意思。在无明境界裏, 一切都是沒有秩序底; 在黑暗裏底, 彼此互相怨恨。凡不善不利的事物, 都可以在那裏找出來。那凶惡的境界住着凶惡的種族, 習慣與品性都與黑暗底性質一致。

如果黑暗永遠住在自己的境界裏頭, 就沒有現在的世界, 也沒有所謂罪惡。罪惡底存在是起於黑暗侵入光明底時候。摩尼對於黑暗侵入光明境界底理由未嘗明白地解說出來, 但他底意見好像以為黑暗感覺得在他底境界外遠遠的地方有些愉快的事物, 於是跑到光明底境界來。

自從黑暗侵入光明, 世界便爾出現, 並且被黑暗底勢力所充滿。這回底侵略使光明底五種國土驚惶失措, 因他們並沒曾預防黑暗要來。光明境界是一個極自由的地方, 那裡沒有可以抵敵惡魔底火, 沒有利的鐵, 沒有煙悶的氣, 也沒有惡毒的水。大明尊看見他底表相沒有抵抗對敵底能力, 於是召出善母, 善母再召出先意。⁽²⁾ 明父, 善母, 先意, 就是摩尼教父, 母, 子, 三位

(1) 參看 F. C. Burkitt: The Religion of the Manichees, pp. 33.

(2) 善母希拉文作 $\eta M \hat{\eta} \tau \eta \rho T \tilde{\eta} \sigma Z \omega \tilde{\eta} \sigma$, 意為‘生命之母’; 吐蕃波刺昆語作 Zindagān Mādar; 突厥語作‘烏格騰格里’(Ög Tangri) 先意即 Ormazd, 英譯作 Primal Man (初人), 但不是亞當, 乃是耶穌底前身。

主神。

先意是由善母招呼而有，但不是生出來底。他與古時基督教底唯知派(Gnosticism)所說的 $\Pi\rho\omega\tau\omicron\sigma\ \dot{\Lambda}\nu\theta\rho\omega\pi\omicron\sigma$ (原人)相近。‘創造’與‘生產’在摩尼教義中是不肯用底。因為凡有生產及創造都是要分裂光明底性質。所以摩尼常用‘化出’或‘招呼’來代替‘創造’。摩尼好像保守著‘道’或 Logos 底見解，所以不說先意是明父善母底兒子。先意既被召出，就披起五分明身甲冑或五明子，預備要去和黑暗爭戰。五明子或五分明身(叙利亞語作 Ziwānē)就是光明，風，火，水；還有一樣，諸說不定。奧古斯丁好像說過是 aer，有些說是 $\Psi\lambda\eta$ ，有些說是‘微風’，回鶻語作 tūtura，布其德(F. C. Burkitt)說應譯作‘以太’。摩尼殘經(一)有“氣，風，明，水，火，”或者是指他們。

先意既領着五明子，被戴着驍健常勝冕旒底明使那訶斯跋(Nahashbat)引到黑暗魔王前頭與他爭戰。可惜這次底戰爭，先意敗了。因為他忽然失了知覺，躺在戰場，致使他底五明子，被黑暗魔王吞掉。⁽¹⁾先意底敗，並不是真敗，他本來想用五明子做釣餌來引誘暗魔底衆子。因為光明與美善可因着他們底吞食而侵入黑暗體中使他們底勇力柔弱。

先意從昏睡醒過來以後，就到大明尊面前，請求他底援助，於是“第二次底號召”就發生出來。巴可奈引摩尼底話說，“當先意底心識恢復時，便七次向大明父祈求，於是有第二次底號召，將光明底朋友(簡作朋友 le Habbīh Nahīrē，直譯當作光明之被愛者)召出。光明底朋友再召出大般(le Ban Rabba，意譯為建築者)。大

(1)有些古說以為是黑暗底衆子，摩尼教人所謂 Archons 底，將先意底 Ziwānē 吞了底。

般又召出淨風 (le Ruha Hayya, 意譯當作生活的精靈)。”又斐赫利斯特 (Fihrist) 引摩尼底話說,“光明境界底王遣別的神去救他(先意),從黑暗底手裡將他解放。那被遣去救初人底便是光明底朋友。他一下來,初人便與那被黑暗底精靈所擄及幽閉過底一起從地獄的環境解放出來。”

朋友所做底事情,我們不甚明了,大概日月也是由他召出來底。大般底名義既是建築者,所以圍困惡魔底‘鐵圍四院’是由他負責去建築底。淨風和先意一樣,也有五明子,他們是這世界底保持者。

依摩尼教底宇宙發生論,淨風,善友底召出是為恢復先意底神聖工作,但那時還沒有人類世界。先意雖然失掉他底五明甲冑,可是他自己並未嘗被害或被汗。他走進暗坑無明境界裏將五毒死樹或五黑暗樹底根砍斷,為底是使它們不能再長。事後,他便向到明暗戰場,把黑暗底軍衆擄囚起來。黑暗既然被克服了,可是他底衆子已曾吞過五明子,如果不把他們救出來,光界一定不能完全恢復原來的光景。所以淨風,先意等,第二步底工作就是在禁囚黑暗以外,還要從黑暗底衆子中把吞掉底光明衆子收回來。人類世界就是為這種工作而造底。京師圖書館所藏底摩尼教殘經對於這世界創造底歷程記得很詳細。經說:

“汝等當知即此世界未立以前,淨風,善母,二光明使,入於暗坑无明境界,拔擢驍健常勝……………大智甲,五分明身,策持昇進,令出五坑。其五類魔,黏五明身,如蠅著蜜,如鳥被羈,如魚吞鈎。以是義故,淨風,明使以五類魔,及五明身,二力和合,造成世界,十天,八地。如是世界,即是明身醫療

藥堂，亦是暗魔禁繫牢獄。其彼淨風及善母等，以巧方便，安立十天，次置業輪及日月宮，並下八地，三衣三輪，乃至三災鐵圍四院，未勞俱孚山，及諸小山，大海江河。作如是等，建立世界，禁五類魔，皆於十三光明大力以爲囚縛。其十三種大勇力者，先意，淨風各五明子，及呼嘯瑟德 (Khrostag, 意譯爲說聽，叫)，嘍嘍曠德 (Padvakhtag, 意譯爲喚應，並罕路沙羅夷 (Sroshoray 意譯爲服從)等。其五名身猶爲牢獄；五類諸魔同彼獄囚；淨風五子如掌獄官；說聽喚應如喝更者；其第十三罕路沙羅夷如斷事王。”⁽¹⁾

從別的記載上，我們知道被吞底光明分子首先從黑暗底衆子中擠出底便造成了日月。但是還有許多未曾收回，所以先意將黑暗衆子底皮剝下來造成穹蒼；又把他們底排泄物造成大地；把他們底骨造成山嶽；因着下雨和降露，可以把剩下底光明分子漸漸擠出來。依摩尼底見解造成這世界底原素便是黑暗衆子底身體，管理底便是淨風五子。淨風底五子，第一個奧古斯丁叫他做Splenditenens。他提着這世界，像燈懸在他手裡一樣。第二個是‘尊貴底王’，他把光明底碎屑收集起來。第三個是‘堅石’或阿駄摩斯 (Adamas) 他持盾執矛時常驅逐黑暗魔鬼。第四個是‘榮耀底王’，他是轉動天體底。第五個是‘持地者’，這世界由他底肩膀擔負着。摩尼教殘經(一)中像是以憐愍誠信，具足，忍辱，智慧，爲淨風五子。

淨風五子既然管領了世界，將存在黑暗衆子身中底光明成分擠了出來，於是大明尊便要重新煅鍊它們使它們，回復本來的性質。爲要幫助他做這種工作，大明尊就發出第三度號

(1) 北大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531)

召,化出惠明使(izgadda, Legatus Tertius.)。惠明使底化生是一種古代傳下來底神話。初期基督教底唯知派也主張女靈巴伯羅(Barbelo)在魔底衆子面前顯示她底美麗,他們因此便迷戀於她,將他們底勢力丟了。在許多民族底自然神話中,與這相同底說法很多,摩尼借來建立他底惠明使化出底事實。他說惠明使和他底同伴爲擒魔類,化作女身,使他們因貪愛而將從前吞在身中底光明發洩出來。可是光明既在黑暗衆子底身中留過,出來底時候,把罪惡也帶出來。惠明使底工作便是要把混在光明裡底罪惡(黑暗)分離;至終,光明浮昇入日月宮中,黑暗下墮而成大地河海。所以這個世界乃是從光明擠出來底黑暗(或罪惡)所成。黑暗底魔王更從其中模做大世界而造出這人類世界一切的人物。殘經(一)載:

“於是貪魔見斯事已,於其毒心,重與惡計,即令路傷及業羅泐以像淨風及善母等,於中變化,造立人身,禁囚明性,放大世界。如是毒惡貪慾寔身,雖復微小,一一皆放天地世界,業輪星宿,三災四圍,大海江河,乾濕二地,草木禽獸,山川堆阜,春夏秋冬,年月時日,乃至有礙無礙,無有一法,不像世界。喻若金師,摸白象形,寫指環內,於其象身,無有增減,人類世界,亦復如是。”

叙利亞底摩尼教傳說,以爲落在海中底黑暗分子變爲凶惡的怪物像黑暗魔王一樣,但不久就被阿駄摩斯用矛貫刺它底胸膛,黑暗分子落在乾地底,變爲諸樹及各種禽獸。魔底衆子因爲貪戀惠明使和他底伴侶所化底女相,起首畏懼他們從前所吞底光明將要盡地洩漏出來,於是互相吞食。魔王見這情形便使他底配偶產生一個收藏光明分子最多底肉身。

這就是人類底元祖亞當。所以依摩尼底說法，亞當是惡魔生底。但亞當底形像却是從模倣惠明使底形像而來。魔王和他底配偶又造出夏娃，她底身體所含光明底成分比較地少。亞當底身體便是一個小世界，他是宇宙，明尊，及光明與黑暗底縮像。殘經(一)載，“其彼淨風取五類魔，於十三種光明淨體，囚禁束縛，不令自在。魔見是己，起貪毒心，以五明性，禁於肉身，爲小世界，亦以十三无明暗力，囚固束縛，不令自在。”黑暗底魔王爲要與光明爭勢力底原故，事事模倣光明。淨風倣日月，他也要倣造日月。“又復淨風造二明船，於生死海運渡善子，達於本界，令光明性，究竟安樂。怨魔貪主見此事已，生嗔妬心，即造二形，雌雄等相，以放日月二大明船，惑亂明性，令昇暗船，送入地獄，輪迴五趣，備受諸苦，卒難解脫。”

因爲明暗永遠的衝突，光明這方面就不得不多號召些明使出來幫助大明尊完成他底工作。明使有兩種，一種是天神的，一種是世人的。天神的明使以夷數(耶穌)爲最大；世人的明使便是摩尼本身。夷數被大明尊遣下世間，摩尼教徒稱他爲‘朋友’。他到地上，見亞當陷入深沈的睡眠中，便把他搖醒，使他起來行走，又將守着他底惡魔攆掉。亞當醒過來就了解他自己底來歷。夷數起首向他說教，使他覺得光明底可貴。又爲他說光明在這世界裏每要遇見許多危險。光明底分子在這世界裏常會被野獸吞食，和混在黑暗底汙穢物質中間。亞當了悟了他底本性以後，夷數便他直立，並且令他嘗試生命樹底果子。亞當因此便痛哭起來，他底聲音如同獅吼，拔髮捶胸，悲怨地說，“願災害降給創造我身者！願災害降給束縛我底靈魂在這肉體裏頭底！願災害降給那使我爲奴隸底反叛者！”

照摩尼底說法，教亞當嘗生命樹或知識樹底果子底，乃是耶穌，不是蛇。自亞當食過生命樹之果子以後，人類便知道找尋解放底道路。摩尼以爲人當供獻他底身心給光明，同制慾及捨棄物質的世間使靈魂或本性得以漸次清淨，直到最後入到大明尊底境界裡，所以摩尼底宗教是絕對厭世的。

依摩尼底說法，亞當在了悟以後就不與夏娃同居。該隱和亞伯也不是亞當生底，他們都是魔子。可惜亞當後來忘記了他底本性，又生了悉特(Shēthil, Seth)，於是光明底分子又一度被囚在人身中。人類便是悉特底後裔。

以上所述都是關於初際底情形，現在當略述摩尼對於中際(現在)底說法。

摩尼以爲人類在過去時代是住黑暗與無知底境地裡頭底。可是大明尊並未停止他憐愍的心，時常遣使者到世間來教導人。昆魯尼(Al-Biruni)引摩尼上給娑婆王(Shapur)底書娑布羅干(Shālūhragān)裡頭開章幾句言辭，說：“在各時代，明神底使者每將智慧和善行傳到人間。所以在一個時代，有一位使者到印度名爲佛陀；另一位到波斯，名瑣羅都斯德；另一位到西方，名耶穌。因着他們這種啓示傳下來，到現在最後的時期，這先知底職分落我摩尼身上，爲在巴比倫傳導明神底真理底使者。”米志禮(C. W. Mitchell)引以法蓮底話說，摩尼曾說過埃及底赫米士(Hermes)，希拉底柏拉圖，及示現於猶太底耶穌都是善者⁽¹⁾遣到世間底宣教者。

摩尼底意見以爲大明尊在各時代各國都會遣過使者，唯

(1) S. Ephraim's Prose Refutations of Mani, Marcion and Bardaisan, Vol. I,

1912; Vol. II, 1921 此段見第二卷第九十八頁。

獨他自己是最後的使者。雖然，前頭所說底使者之中如柏拉圖，佛陀，瑣羅都斯德，等，在摩尼教中並非重要的使者；摩尼對於耶穌却看得十分重要。耶穌在摩尼教中，不但是摩尼前一位使者，並且是一位天神的使者，所以他比一切使者底地位更為尊大。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底說法，在摩尼底看法，不過是基督教徒底假說。耶穌雖曾顯現於世間，他却沒曾入過肉身的母胎為‘人子’。耶穌現形於世間為明尊底使者以後摩尼便繼續他底職分。因為人天底分別，摩尼常自稱他為‘耶穌基督底使徒。’在摩尼教中，耶穌底言行與四福音書及正統派底神學完全不同。摩尼雖不信福音書中所載底耶穌，却信耶穌曾現身於猶太為明使，所以看摩尼教為基督教底別派也未嘗不可。

夷數或耶穌在摩尼教中底地位，我們知道底很少。正統派底基督教教義是以舊約為根據底，它底中心問題是神與被創造者關係，以人為依神底相像而造，所以是尊貴的。西方底基督教教義則以基督論為中心，要解明那現身於猶太底耶穌到底是神抑是人。摩尼教義底中心問題，不像基督教注重人與神底關係，却注意在分別明暗上頭。一個人底肉身是明暗底混合體。如果只從暗底分子看，人類是沒有希望底。人類底希望是在囚禁在他身中底光明分子。那光明分子便是他底‘真性，’‘本性，’或更善的自我，只有他可以逃出死亡底牢獄。在舊約裡耶和華是具人格的，但摩尼教底大明尊並沒有明瞭的人格，不過是純粹的光明分子底總匯而已。善母，先意；明使，等等名目，也不必具有完全的人格，不過是表示光明底活動現象罷了。他們並不一定是永遠存在的只因一時與黑暗爭鬥

底須要大明尊才把他號召出來,等到工作完畢,他們底存在也不顯明了。因為這個原故,摩尼以耶穌底現身為假像是不足怪底。

耶穌在摩尼教義雖佔重要的地位,可是現存的殘經或記載很少記載他是怎樣地被召出來或被遣到世間為明使。在諸天神的使者當中只有耶穌是一個專名,事實上他也曾現身於猶太。摩尼以他為在諸使者中最尊大的一個底理由,或者是因為耶穌生時距摩尼不過二百餘年,時代地點都很接近,所以對他格外容易發起敬慕底心。耶穌是光明底現身,他普傳人類具有光明本性底教義,並且以神聖的痛苦使世人得度。但他並不信耶穌曾被釘在十字架上,他以為猶太人是拿錯別人去釘底。耶穌不是肉身底人,無論如何,是拿不到底。在阿基留斯行傳(Acts of Archelaus)裡載耶穌降世為度人底明使時,摩尼教因他底宣揚,像一個帶十二個辱斗底水車,將人底靈魂和人身中光明分子不歇地運到月宮裡去。摩尼以為善人死時,他底靈魂和身中光明底原質要上昇到月宮裡去煅鍊過。月有十五天不大明亮底原故,就是人間底靈魂在那裡被煅鍊,其中不純淨的黑暗分子顯露出來所致。等到善靈都鍊得純淨,他們就轉到日宮去,月宮因為空了,乾淨了,又復光明起來。這樣底情形,每月必有十五天。經過煅鍊底善靈名為‘光耀底柱’(Estōn Shubbā)或‘完全的人。’這完全的人也可以譯做‘成人,’布爾其德以為是從以弗所書(四章十三節)文句中“得以長大成人”底‘成人’(Εἰς Ἄνδρα Τέλειον)底意思得來底。在基督教義中,救贖底最終現象便是“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摩尼教義也是如此,不過所指底是完成光明底身量而已。

完全的人與天河是同體的，所以也名爲光耀底柱。

據阿基留斯行傳，摩尼教是耶穌在世時所立底。但摩尼想像中底耶穌或夷數是在日月宮被召出時奉明尊底命令爲使者底。降生於猶太底耶穌，在他底見解中，只爲使徒，尤其是爲保羅，而現身示教。耶穌教示保羅最重要的就是預言要遣‘保惠師’來到世間宣傳光明底道理，這保惠師便是摩尼。摩尼自以爲是耶穌底使徒也是這個原故。摩尼底中際既然是在一個‘勞身救性’底時期，所以‘聖教’底建立是必要的。摩尼教與基督教，祆教，和古巴比倫底宗教有密切關係，固很顯然，若說它受了佛教底影響有多少，却是一個疑問。摩尼教傳播到佛教盛行底地方，自不得不採用佛教的名詞，但它底思想與教團制度仍然是兩不相干。

摩尼教底教團生活是絕對厭世的。教中分電那勿（被選者⁽¹⁾）與聽者兩等人。電那勿是僧侶，是宣教師，是真正摩尼教徒。他們底人數，在教團中比較聽者少。所有摩尼教徒都是素食底，而電那勿更不飲酒，不婚娶，不擁財產。他們每日吃一次，每年換一套衣服，除此以外便是游方，到各處去宣教。他們不能生產新的生命，也不能毀壞生命，雖然對於植物底生命也是如此。所以播種和收穫底事，他們也不能做。他們甚至不能自己擘剖他們日常所喫底糧食，恐怕混在食物裡底光明分子受分裂底痛苦。他們各有隨身伺候底小徒弟爲他們預備食事。當一個電那勿要喫底時候，必向所喫底東西祈禱說，“我沒種你，沒有簸你，沒有把你攔在地上，沒有把你放進爐裡，這都是別人做好拿來攔在我面前底。我用清白的心地把你喫掉。”他

(1) 電那勿 (Denavar) 意譯當爲‘屬於本教之誠信者’，亦作提那跋。

說完這一套話以後，便對小徒弟說，“我已爲你祈禱了！”他每日必要這樣祈禱了才喫。凡電那勿底衣食都是由聽者供給底。女子也可以當電那勿，爲別於男子，故稱爲女摩尼。

摩尼僧與基督教修士不同之點，在後者因悔恨自己的罪孽而避世，修道者每以自己的肉身爲無足輕重。摩尼教底電那勿則不然，他並不是懺悔者，乃是‘清淨者’，‘正義者’。他底身體比別人多含光明底分子，所以食物中底光明原素若經過他底身體就可煉得更純淨。凡電那勿都要同住一個地方，所以殘經(二)載，“法衆共居，精修善業，不得別立私室廚庫。每日齋食，儼然待施。若無施者，乞丐以充。唯使聽人，勿畜奴婢及六畜，等，非法之具。每寺尊者，詮簡三人：第一，阿拂胤薩，譯云譚願首，專知法事；第二，呼噓喚，譯云教道者，專知獎勸；第三，退換健塞波塞，譯云月直，專知供施，皆須依命，不得擅(擅)意。”僧衆底領袖便是承受摩尼法統底僧長。至於聽者，即是平常信徒，他們可以擁有財產，可以婚娶，除信仰外，其餘的生活都於常人無異。

摩尼教徒底宗教生活，以在新疆發現的懺悔文(Khuastu-anift)⁽¹⁾所載底爲最重要。那懺悔文是用古土耳其斯坦底突厥文寫底。文中所載底是信徒對於十五種罪孽底懺悔。每段懺悔文底末句必有一句波斯語底例語‘摩那斯大爾，希爾薩’(Manāstār hīrza)，意譯當爲‘使我等底汗點潔淨罷！’每段底開首必冠以摩尼教義，隨着一句例語說，“如我等不如是奉行，或不信是法，即是有罪，應當唱摩那斯大爾，希爾薩。”所謂十五條

(1)見亞州學會雜誌(J. R. A. S.) 1911, pp. 277-314. Von Le Coq. 所發表底原